

# 沙丘上的绿色梦

罗大伦

年7月出生于刘家村西树林屯的侯贵，从小目睹了沙尘的暴戾，暗暗立下心愿，长大要当一位治沙人。侯贵初中毕业后被四合城公社党委抽调到广正村农业学大寨工作队，1975年入党后，在村里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1999年春季的一天，看到村民们刚栽下去的一片秧苗田一夜之间就被狂风吞噬，侯贵忽然想起了童年的愿望，萌生了造就林海，治住沙尘，为村里人带来幸福的念头。

要造林，先找地。在这长期受沙丘侵害的地方，寸土寸金。侯贵找了很多地方，都因种种原因没有谈成。苦思冥想，侯贵找到彰武县四合城国有林场，提出在林场难以治理的沙荒地，与林场合作造林，林场出地，侯贵出资出力，造出的林子成材后三七分成。爽快的场长答应下来，并开班子会说服了其他班子成员。

2001年，侯贵和四合城国有林场达成三年造林试验协议；2004年，四合城国有林场检查侯贵的林子达标后，正式与他签订合同。好家伙，这合同一签就是两千多亩，对一个个体造林户来说，真是大手笔。

为了专心造林，侯贵辞掉了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从此深居山林，专心植树，一干就是十七年。

造林的土地解决了，还得有住的地方。和林场达成协议后，侯贵以八千元的价格，买下山中的一处简易房。房子破旧，屋顶漏水，冬季很冷，但侯贵要求不高，有个住的地方就行。

开始造林时，一连串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资金哪里来？树苗何处找？人从哪里雇？问题再多，也动摇不了侯贵造林的决心。

没有钱，去贷款，可信用社一评估他的家产，只能贷给他一万一千元。这点钱远远不够，那就把家里仅有的存款拿出来，把家里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变卖成钱。

没有树苗，侯贵想出了一个“笨鸟先飞”的土办法，把泥土和农家肥放在盆里，买回树种，自己一小盆一小盆地育，育好后再移植出去。在侯贵住宿的简易棚里，除了炕头、厨房和一些生活用具，到处摆满小盆，而那些盆就是一株株正在培育的小树苗。

雇人植树要钱，而且工价不菲。刚开始二十元一天，现在涨到八十元一天，中午还得管饭。工钱不够支付，就给人家打欠条，先欠着。家里人看不下去了，抱怨：“这么大岁数了还劳神费力去栽树，能得到什么回报？”侯贵回答：“林子造出来了，风沙治住了，那就是回报。”家里人说不过他，由他这头倔驴去“倔”。

人有志，沙无情。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准备，侯贵终于栽出了第一批树苗。然而，他第一天才把树苗栽下去，第二天就被风沙吞噬个精光。那可是侯贵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心血和汗水啊，望着那片白茫茫的沙丘，这位饱经风霜的汉子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

许多，眼里的泪水禁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如果此时回头，“老婆、被窝、热炕头”还在家里等着他，还能去过安稳的日子。但那不是侯贵所为，东北汉子的性格就是认准一条路，就要“倔”到底。树苗吹没了，再栽，栽下去吹没，再来……经过了无数次折腾，经过无数挫折和失败，侯贵渐渐摸索出了一些因地制宜的治沙造林经验。

老天不负有心人。当白茫茫的沙丘中终于出现了点点绿色时，侯贵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捧着小树苗亲了又亲，吻了又吻，那情景，比一位晚年得子的父亲还激动万分。

树苗一株一株地增加，林地一片一片地延伸。肆虐无情的风沙，终于在这位东北汉子的面前停下了继续进犯的脚步。

栽树难，护林更难。附近一些村民见白茫茫的沙丘中出现了一片浓荫，立即赶着牛羊前来放牧。你不让他放，他的理由比你还多：“这土地你买下来了么？许你栽树，就不许我放牧了？”“你栽的是树，我的牛羊吃的是地上的草，碍着你什么了？”然而，一不留神，刚刚成活的小树苗就被村民的牛羊糟蹋了一片。不得已，侯贵只好对幼林地严看死守，一有空闲就去巡山。怕遇上蛮不讲理的，侯贵又带上了喂养的五六条小狗。于是在空旷的山林地里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一个老头前面走，后面跟着五六条蹦蹦跳跳的狗。

做过村支书、村主任的侯贵知道严看死守不是长久之计。利用农闲或晚上休息时间，他走家串户，一家一家去讲解保护沙区植被的重要性，和他们拉家常、套近乎、建感情。得知许多村民是因为草料不够才去林地放牧时，他又向畜牧技术部门请教了青贮饲料和羊群圈养技术，指导附近村民进行圈养。这些年来，他走遍了林地周围五六个村屯，一百多个养殖户家庭。周围的村民从开始的视若无睹变为后来的热情相待，到林地内放牧的村民一年比一年少了下来。此事也引起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指派四合林场护林大队帮着管护，加之后来国家颁布了禁牧政策，侯贵护林的难度才逐渐减轻下来，林地内的植被也恢复得一年比一年好。

近些年干旱严重。侯贵的林地由于水位低，水分蒸发快，一些杨树成活后得了立枯病。侯贵从县林业局和林场请来技术人员，通过检查会诊，认定杨树易得病，不适合固沙，元宝枫和油松比较适合。于是侯贵及时更换树种，主要栽培元宝枫和油松。今年植树季节，侯贵单是五角枫和油松就栽植了六千株，他不想造林，更想把自己的那片林带打造成百年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

时间过得很快，从开始栽下第一棵树木的2001年算起，一晃岁月的长河流过了十七年。

十七年间，侯贵吃的是大米粥，地

瓜，穿的是旧衣服、旧鞋袜，住的是全乡最破的房，但在植树造林上，却投资了四十万元左右。他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回家和家人过一个完整的春节。每到大年三十晚上，他和家人吃完年夜饭，就独自一人匆匆忙忙地赶紧往山林赶，无论家人怎么挽留，他都不愿多呆一晚，他要回到山里，他要回到那个看护户的“家”，那里有他的希望，那里是他的精神支撑。

十七年间，侯贵有几十元钱就想去买二十斤羊粪来种树；凑够几千元钱就想用这钱去栽一万棵树。刚开始栽树时向农村信用社贷的一万一千元贷款，现在连本带利已是一大笔钱，房子和土地都做了抵押，他没有还账，并不是想赖账，只是想先实现了造林梦再说。人在，林在，欠的账不会赖一分钱。

十七年间，侯贵把每年有限的收入全部投入到造林、治沙中，家庭生活非常艰苦，住房极其简陋，甚至不能防风挡雨，但他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甚至连树都没有卖掉过一棵。

十七年的汗水心血，十七年的艰苦奋斗，侯贵硬是把一片片流动沙丘变成了绿洲。他以一人之力，造林面积达两千四百余亩，树木二十六万余株，存活二十一万余株，为村里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侯贵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治沙造林精神得到了彰武县委、县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彰武县委把县委机关党员活动放到侯贵的林地召开，并资助侯贵建了新房，还准备帮助解决信用社的造林贷款问题。四合城镇党委、政府为侯贵解决了以前雇工造林欠下的人工费用和今年春季造林的部分工程款。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极大地解决了侯贵的后顾之忧。

谈起治沙造林，话语不多的侯贵来了精神，他谦逊地说：“栽几亩树谁都种得了，我只是多干了几年而已。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能做成事情不多，我这一生和沙漠有缘，能做好治沙造林这一件事就足够了。”

谈起未来规划，这位已经六十八岁的老党员还想利用五至七年的时间来植树造林，使这片林地上的各种树木达到三十万株，把这块林地打造成一流的防风固沙林。临别，侯贵悄悄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他当初和四合林场签下成材后三七分利是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不让他们反对，“其实见不见利都不要紧，只要能把沙地变成绿色，给村民带来幸福就行。我走后，这片林子就捐给国家！”

这就是科尔沁沙地边缘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一位普普通通的治沙造林人绿色的梦。

## 新时代之光

在开阔的绿地，我即兴来段倒退走。脊梁骨的关节铿铿锵锵，抖落缝隙里凝固的一些岁月，填补着一些生命的气血，碰撞出新的活力……

每天，能有这样的慢慢行走的奢侈，真的是一种幸福。

### 社区的声音

四面的围墙与绿树，阻断了外边闹市的嘈杂。社区一片宁静。

偶尔，小学下课的乐曲掠过，教学楼那一棵大树上飞出一群群小鸟，扑打着翅膀，叽喳了一阵，又飞回去……

隐隐约约，谁在高楼上弹琵琶？这是我熟悉的南音古曲《八骏马》《梅花操》，从遥远年代天空中的密云里渗出，从一条流淌的小溪飞溅，从弹奏者的指间渐渐沥沥滴下。

空中滴下的南曲被扯长了，丝一样飘游，断断续续，细细、圆圆、亮亮。钢琴室在适宜时段传出李斯特、肖邦的旋律，立志要当歌唱家的女孩子在反反复复练声，直至字正腔圆。

土与洋的交替或协奏，社区时不时荡漾起生活的涟漪，更显宁静，更显优雅与温馨。

## 一个我敬仰的地方

陈广西

因工作关系，这些年经常到北京出差，每次经过金台西路二号，我总是忍不住向里面张望，胸中洋溢起一种亲切、崇敬交织的特殊情怀。

我1980年7月师范毕业参加工作，现任顺河回族区委书记。回顾这三十八年来的人生经历，真切地感到我和《人民日报》确实有不解之缘。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81年1月3日在《人民日报》一版“今日谈”栏目发表文章的前前后后。那是我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冬天，到开封通许县下洼学校教初中语文，深夜天寒地冻，我独自一人办公室批改完学生作业，习惯性地拿起报桌上的《人民日报》，看到一版上的“今日谈”栏目，不由想起前不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就写了《药到一半病就除》的短文，第二天便寄给了《人民日报》。过了大约十天时间，晚上在办公室，改完作业随手拿起《人民日报》，一眼就看到了1981年1月3日一版上“今日谈”栏目的第一篇文章：《药吃一半病就除》。当时第一反应是，谁写了和我同题的文章，这么巧。再看文章署名是陈桂，更感到诧异。读完文章，才想起当时根本不敢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奢望，怕被报社退稿，被人笑话，自己随手写了笔名。我十分激动，又无人可以诉说，兴奋地走出屋外，仰望天空。豫东的腊月是非常冷的，当时我却完全沉浸在春天般的暖流中。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刚刚迈进十八岁的青年人，一个教书不到一年的初中老师，能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这极大地激励了我，干起工作来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1997年11月，我调到尉氏县任组织部部长不久，向县委建议在全县开展“百村整建、三级帮扶”活动。由县里派出工作队，先取五十个先进村作典型提升，五十个后进村进行整顿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人民日报社摄影部卢传友同志到县里采访。我向他介绍了“百村整建、三级帮扶”活动，他听

## 亦师亦友情谊长

新国君

《人民日报》是伴随我六十多年的老师和朋友。我每天读《人民日报》。外出时，也要到报亭去买。买不到，回家要“补课”，从头看起。

我对《人民日报》怀有特殊感情，始于少年时代。读小学四五年级时，能够看书报了，《人民日报》等报刊便是我课外读物。那个年代，学生课业不重，每天放学后，我要去家附近的文化馆阅览室或邮政局阅报栏看报。冬天，有时天上飘着雪花，我和驻足阅报栏前的大人一起读报。纸香墨韵，恰如春风拂面。

我深深地被《人民日报》刊登的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事迹所感动，他们的形象镌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巍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震撼着我少年的心。一篇又一篇好文章是滋养人的思想甘露、文化清泉。读中学、念大学，凡国内外大事，多从《人民日报》和省报得知。

大学毕业不久，我有幸调入黑龙江日报社工作，从此和新闻终生结缘。那时，全国新闻界学政治、钻业务，以《人民日报》为师，蔚然成风。我和同事们学习《人民日报》记者捕捉新闻的本领，看到写得好的消息、通讯、评论等，反复阅读、讨论，以求用好一支笔。而《人民日报》对各地新闻的重视，更推动地方工作，鼓舞新闻单位，我也深受激励和鞭策。

1980年8月23日，《黑龙江日报》一版刊发我采写的新闻《四个大学生救活“独生子”》，报道的是“文革”前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哈工大、清华大学、西北工大的四位大学生，受命挽救当时全省唯一一家为电视机等生产配套扬声器的工厂。他们依靠广大职工，进行科研攻关，打胜企业翻身仗，产品畅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濒临倒闭的企业转亏为盈，面貌一新。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以这篇报道为典型事例，论述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重要性和迫切

后说：“走，你们领我到下面看一看，我正想报道这方面的情况呢。”我立刻喊上部里的同志，一起陪他到离县城二三十里外的邢庄乡、庄头乡，实地走访村里的党员群众和县里驻村的工作队员。他边采访边拍摄，和大家亲切交流，一点也没有架子，直到晚上7点多才回到县里。他回去不久，2000年4月4日的《人民日报》就发了四幅照片，并配发了相应的文字报道。《人民日报》这一宣传报道，极大地鼓舞了驻村工作队和基层党组织，也进一步坚定了县委的决心和信心，激发了方方面面的干劲和创造性。

从结缘《人民日报》至今，我一直是忠实的读者，无论在哪个岗位，读报剪报用报已成习惯。“副刊”“今日谈”“人民论坛”等等，我每篇必看。不但我个人读报，我还建议由区委宣传部编制《新顺河文选》，区四大班班子成员推荐文章定期选编，在我推荐的文章中，《人民日报》的文章是最多的。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坚持用报、倡导用报是我多年来的习惯。我任顺河回族区委书记后，在2015年初发现我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出现由担保贷款公司非法营运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其中问题楼盘尤甚，解决起来十分棘手。恰逢这时，201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济南最大烂尾楼是如何收尾的》，我读后很受启发，立即让办公室的同志复印了十多份发给相关同志，参考济南的做法，制定出我区三个问题楼盘的解决方案，收到良好的效果，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大家一致称赞。

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毫不夸张地说，《人民日报》对我个人这么多年来在学习、工作上的帮助，实在我再写篇通讯，恐怕这一辈子也说不完、断不掉。她带给我知识、力量和信心，使我受益终生。

（作者为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委书记）

## 我们社区

陈志泽

项加装。

### 晨

一大早鹧鸪就又在叫唤“哥哥，哥哥”，一树鸟雀能不嗤笑？我已经老了，何时改称“伯伯，伯伯”就对了。

我从窗口寻觅不到鹧鸪的影子，它们一直保持着对人类的警惕，躲在丛林深处，却又忍不住要亲热地招呼。广场舞的乐曲舒展欢快，音箱把分贝压到最小，舞动的身影闪烁着力和美。而小盒子的收录机飘出缕缕晨光——大树的浓荫里，独自一人的舞轻盈扬着花树的气息……

杨树多，落叶就多，一夜的飘零够清洁工忙的。橘红色工作服的夹袄已透出斑白的汗渍，大扫帚还在划着透明

的弧线，描画着最美的现代艺术图画。“百姓书屋”的大门悄悄推开了一天朝霞，开始汇聚欢快的脚步声。小学里传出琅琅书声，那是种子在萌芽、翠绿在拔节，果实在芳香。

### 行走

行走在路上，忽遇蝴蝶紧跟着翻飞。两片一样大小的花裙摆不住拍打着，将迷幻的图案一次次相互印染，洒下的绚丽斑斓愈是喜人。

我走着，一个人缓慢地行走，一左一右两条腿，一前一后协调迈进，不也是一双对称的翅膀？将我送到一处处如诗如画的境地。

抬眼，苍鹰何时也到社区游玩？张开两张大翅在我的头顶上浮动……

### 归途

据说刚刚抽芽的杨柳终于能够顶着南风了  
紫花地丁也不再深居简出  
像隐藏很久的一首无题小诗  
被尚未命名的黄昏衔来  
比如烟起，云逸，暮色的残存与歌哭  
你可以忘记枯枝，碎叶和包裹日深的疑惑  
但不要忘记这个——  
一条泥土筑成的青草小径  
始终牵引着归途的蔚蓝

## 春风咏（外一首）

葛筱强

而我只是一个用情太深的人  
用双手搬运了那么多清晨  
递给你，像递给你一枚又一枚  
渐新的春笺，那上面的湖水  
比我掌上的天空要更蓝

终于可以回家了，平原上  
女贞丛开始妖娆，鸟落其上  
发出比青草更清澈的呼声  
像一朵云，或更多的云  
摇晃它们好看的眼神

## 大地

